

Hakan
Günday

「土耳其」哈坎·甘迪

著

刘勇军

译



...that was the
...the only
...I remember too
...how you survived... no one
...no one should
...I was nine. I didn't have
...tell people about how you...

...because a person
...that's different than he...

...to put
...but those people believe
...they assumed if there is
...existence of
...the

MORE



无止境的逃离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MORE

「土耳其」哈坎·甘迪——著
刘勇军——译

DAHA

Hakan
Günday

无止境的逃离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mpany

无止境的逃离

[土耳其] 哈坎·甘迪 著
刘勇军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止境的逃离 / (土) 哈坎·甘迪著; 刘勇军译.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4
ISBN 978-7-5596-1026-3

I. ①无… II. ①哈…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土
耳其—现代 IV. ①I37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37034号

DAHA

by Hakan Günday

Copyright © 2013 by Hakan Günday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Kalem Agency,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 2018 by United Sky
(Beijing) New Media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7-6747号

选题策划 联合天际
特约编辑 刘默
责任编辑 徐鹏
美术编辑 晓园
封面设计 @broussaille 私制


UnRead
—
文艺家

出版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发行 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
印刷 三河市冀华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字数 245千字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11印张
版次 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1026-3
定价 55.00元



关注未读好书



未读 CLUB
会员服务平台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5243 5752 (010) 6424 3832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
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果我父亲没杀人，我就不会出生。

“在你出生的两年前……有艘船，名叫‘斯温科博’号，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它……船主拉西姆就是个狗娘养的……反正就是往船上装‘货’，至少有40个吧。其中一个病了。你真该看看那家伙是怎么咳嗽的！只剩下半口气了！大家都在猜他多大年纪，七十，兴许是八十……”

如果我父亲没杀人，我也就不会成为杀人凶手。

“我甚至问过他，你这人还能派得上什么用场呢？逃跑，移居到别的地方？就算到了目的地又能怎么样呢？你愿意受尽眼下的折磨再死？唉……然后，拉西姆对我说，赶紧吧，回来的路上再闲聊也不迟。当时我还没买卡车，也没个营生……”

如果我父亲没杀人，我母亲也不会在我生时死去。

“我偶尔会帮忙偷运移民。我逐渐摸清了其中的门道，还赚了点钱……我说好吧，那就这样吧。于是我们上了船，到无边无际的大海上……就快到希俄斯岛的时候，竟然遇上了暴风雨！‘斯温科博’号在劫难逃！我们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就掉进了海里……”

如果我父亲没杀人，我永远也长不到9岁，和他一起坐在这张桌边。

“我看看四周，人们散落在周围的水中，喊呀，叫呀，挣扎呀。这些人是从沙漠地区来的，全是旱鸭子！这一刻，你还能看到他们，下一刻，他们就不见了！像石头一样沉下去了，全部，无一幸免！都淹死了……然后，我看到了拉西姆，他的额头上全是血……他的脑袋肯定是撞到了船上……你真该看看当时的海浪，跟堵墙似的！巨浪打来，活活要把人吞掉！接着拉西姆也不见了……”

如果我父亲没杀人，也不会给我讲这个故事，我也不可能有命听。

“我本打算游泳逃生，但我就想了，要往哪边游呢？今晚算是死定了！我拼命地挣扎……然而，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只能做到不让脑袋沉到水面之下。我一直浮浮沉沉……我说，阿哈德，你的末日到了。你完了，小命算是送到这里了……跟着，我忽然在两波大浪之间看到了一个白色的东西……顶端黑乎乎的……”

如果我父亲没杀人，我就永远也不必知道他杀了人。

“我仔细一看，原来是那个病人……你知道的，就是我才和你说过的那个怪老头儿……他紧紧抓着一个救生圈……我甚至都不知道我是怎么游过去的，我游到了他身边……我一把抓住救生圈，从他手里夺了过来……他愣愣地看着我……像这样伸出手……我使劲儿推了他一把……扼住他的喉咙……跟着，一个海浪打来，把他卷走了……”

但是，我父亲真的杀了人，这一切真的发生过……

那天晚上，我父亲慢慢地讲述了这个故事，时不时沉默片刻才会再次开口，而他的话仿佛与我们之间流动的空气融合在了一起。事实上，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父亲的故事才深深地烙印在了我的记忆中。它在我的脑海里安了家，一次又一次地回放。或者说，它留在了我仅存的良知里……现在，我很想知道，如果我父亲没杀人，那我是不是根本就不会有父亲。时光荏苒，越发证明了这一点……

他再也没有说起过那次谋杀。他也不必这么做。你会向同一个人坦白同一项罪恶多少次？

听一次已然足够。已经足以让你缓缓地从桌边站起，躺在床上，无法心安理得地闭上眼睛……

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在想：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要在现在讲起那件事？他是讲给我听，还是，只是讲给他自己听？或许对于他9岁大的儿子来说，这是他唯一可以传授的人生经验。或许这是他唯一拥有的重要信息，唯一真正的生活经验，即，无论如何都要活下去！

我还记得我从他的故事里总结出了一个教训：千万不要对任何人说起你是如何活下来的……人不应该谈起他们昔日的求生经历。我记得我哭了。人不应该谈起他们曾如何夺走其他人的性命。我只有9岁。我不可能知道的是……你首先得活下来，才能把如何活下来的故事讲给别人听。过了一会儿，我开始想象父亲一把扼住那个老头儿的喉咙、用力推开他的情形。我觉得那个老头儿肯定和父亲一样也有喉结。我在心里问自己，父亲是否摸到了老头儿的喉结？那个喉结是否在他的手心里留下了印记？当他抚摸我的脸颊之际，我是否也能感觉到它？我记得接下来我睡着了。

后来，我醒了过来，然后去吃他给我准备的早饭，还挨了他一记耳光，并且收到了他的命令。

一片面包。

“昨天我和你说了那件事，你有什么想法？”

“不是你死，就是那个人死。”

两片芝士。

“很好。那告诉我，如果换作是你，你会怎么做？”

“或许那个救生圈能救下我们两个……”

一记耳光。

“快吃，别那样盯着我看！擦擦你的眼睛！”

“好的，爸爸。”

一个鸡蛋。

“如果我死了，也就不会有你，知道吗？”

“知道，爸爸。”

三颗橄榄。

“很好。永远都不要忘记这一点！现在告诉我，你会怎么做？”

“我会和你一样，爸爸。”

一片黄油。

“我这辈子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你。”

“谢谢你，爸爸。”

他下达命令。

“现在你知道了，这就是适者生存，今天你和我一起去。”

“知道了，爸爸。”

后来我才弄清楚，父亲一直在找人做他的小伙计，这个人一定要对他忠心耿耿，绝无二心。看来他宁愿把自己的儿子带人行做他的同谋，也不愿意和陌生人分享利润。

他说我要和他一起，我就照办。那年夏天，我刚一拿到成绩单，就成了蛇头。而那时的我只有9岁。其实，自己成为人口走私贩子，与当人口走私贩子的儿子，并没有多大区别。

现在我很想知道，他是不是因为喝醉了才把那件事向我和盘托出。讲着讲着，他清醒过来，却发现要住口已经来不及了……或许我的父亲只是隐隐有些后悔，但他本性卑劣，不在乎别人的生死，仅此而已。他这个样子，没准是来自他父亲的遗传，而他的父亲又像他父亲的父亲，他父亲的父亲又像他父亲的父亲的父亲……

那我们不就都是幸存者的孩子了吗？从战争中幸存，从地震中幸存，从饥荒、大屠杀、传染病、侵略、冲突和灾难中幸存……

我们是诈骗犯的孩子，是窃贼的孩子，是杀人犯、骗子、告密者、叛徒的孩子，是那些率先离开沉船、从别人手里抢走救生圈的人的孩子，那些人很清楚如何才能活着。他们会千方百计地活下去。

我们现在能活着，难道不该感激家族里曾大声说“不是他死，就是我亡”的祖先吗？或许这种事甚至都与邪恶无关。不过是天性使然……只是在我们看来有些不道德而已。但是，天性中是没有丑陋这种概念的，自然也不知美为何物。

说到底，是两具尸体送我来到了这个世上：一个希望自己活下去，另一个希望别人活下去。前一个希望属于我的父亲，后一个则属于我的母亲，于是就有了我。我有其他选择吗？当然……但谁知道呢？说不定这就是生命的本质，我曾看过有人这样写：

生命的本质 101

每一次出生至少等同于两个人的死亡。一个有关自己活下去的希望，另一个有关让别人活下去的希望。两次死亡。

对于新生的人，这两次死亡必须确保他活着，并且觉察不到他甚至是在呼吸。

否则，这个人就会陷入内心的挣扎，并最终活得如同行尸走肉。

是的，我的名字或许是加萨……

而且，我从未想过自杀。

只是，在某个时候……我能感觉自己距离自杀只有一步之遥。

.

现在我要给自己讲一个故事，并且对它深信不疑。每次我回首往事，都发现它又一次发生了改变。不是过去的范围缩减，就是过去的那些事混合在了一起。

在我这一生中，没什么是一成不变的，没什么对其原本的位置感到满意，或许它们其实根本就没有任何位置。正因如此，它们才不适合用来放置它们的洞。你一直忙着测量、挖大小正好的洞，却白忙一场！它们只等着你放松警惕，好溜之大吉。要不就是交换位置，把你逼疯。特别是你的过去……

但现在是时候了，是把所有回忆一股脑儿都讲出来的时候了，然后将之尘封起来。因为我已经来到了终点！我再也不会回头看，甚至都不会照镜子，不然我就会在自己的眼中看到如云的往事。我还会把我讲述的往事咬碎吃掉，再用牙签把粘在我牙齿上的碎屑刮掉，用鞋底踩碎。唯有如此，我才能只活在当下，成为一个没有过去的人……不然的话，我的身体一定会想方设法让时间停下！因为我的身体知道一切：知道人会死去，会腐烂，会消失殆尽……是哪个浑蛋告诉它这个的？事实上，就是因为这一点……我的身体才会像只疯狗似的，紧紧咬住生的机会不放，而这也让我一次次地重复同样的错误。一次又一次！旧事幻现，带我回顾这一生的历程，借此争取一些时间，哪怕只是短短的一瞬……但是，很快一切就都结束了。

等我讲完我的故事，我就将保持沉默，自那以后，我只会犯新错误！

新错误是如此陌生，会让时间飞速前进！它们是如此不可知，会把挂钟变成有磁力的指南针！没人听说过这些错误，就更不用说去犯这些错了！这些错误太了不起了，太深奥了，恰如发现了失落的大陆，又如同找到了地外生命！这些错误简直妙极了，仿佛人制造出了能造人的机器，造出的人又制造出了能造机器的机器！这些错误与人创造出上帝这个概念同样惊人！这些错误是那么出乎意料，就像在创造出上帝之后，人类有了第二个最伟大的发明：文字！这些错误就跟降生一样致命！这就是我需要的……此外，我可能还需要一点强效镇痛药——硫酸吗啡。

土耳其是东方和西方之间唯一的差异。我不知道你认为应该怎么得出土耳其这个答案，是用东方减西方？抑或西方减东方？但我敢肯定一点，那就是东西方之间的差就是土耳其。我就生活在土耳其。政客每天在电视上大谈特谈这个国家重要的地缘政治地位。我以前很不解其意，而事实证明，所谓地缘政治，就是一栋破旧的建筑，里面黑漆漆，到了半夜，有着明亮车头灯的巴士就拿这栋建筑当休息站，因为它正好位于巴士的路线上。土耳其是一座旧桥，像博斯普鲁斯大桥¹那样，一只赤脚在东边，另一只穿着鞋的脚位于西方：各种非法的人从桥上经过。特别是那些移民，我们尽全力确保他们不会卡在我们的咽喉处。我们将他们吞下去，送他们上路。不管他们要去何方。

1 又称欧亚大桥，修筑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最窄处。

我们的生意是从一堵墙到另一堵墙，从一个边界到另一个边界。

不用说，世界的其他地方肯定发生了这样那样的事，所以他们才会深陷于绝望，并且从出生之地逃出来，前往他们的死去之所。各式各样的绝望，有的深，有的浅……至于我们，只不过是利用了我们国家的经纬度而已。

我们将从地狱逃出来的人送往天堂。

我既不相信有天堂也不相信有地狱。但那些人相信一切。事实上，他们打从出生起就相信。他们都认为，如果人世间有饥饿与战火肆虐的地狱，就会有美好的天堂。但他们大错特错了。他们都被耍了。这世上的确有地狱，但这并不能证明天堂也存在……然而，我很同情他们，毕竟他们一直都被灌输这样的概念。而且，不止是他们，所有人都一样……一幅令人眼花缭乱、带有金属箔相框的画被兜售给了全人类。在那幅画中，善与恶水火不容，有地狱，也有天堂。然而，压根儿就没有那样的战争，过去没有，以后也不会有。

光明的对立面不是黑暗，黑暗的对立面也不是光明。

真正的冲突只有一个，而且只与生物有关：即生与死的矛盾……在非法走私人口这样的生意中，只要注意一件事：一开始有多少人交到你手上，就要送过去多少活人。除此之外，没有人在乎他们中有多少人是从地狱里逃出来的，并盼着能抵达天堂。我们运送的只是一堆堆的肉，只有肉体。至于梦想啦，思想啦，感情啦，都不包含在我们的收费中。他们给够了钱，我们在途中也会加倍小心。事实上，我倒是愿意接受这个任务，确保他们在家（或是在他们打从一出生就陷入的困境中）时怀有的梦想不会在途中破碎。有些好莱坞电影可以发挥这样的作用，它们可以让这些人更加相信天堂的存

在。事实上，我本可以一分钱都不收就承担这份任务，只可惜我还太小，也没那个时间。因为我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加萨！”

“什么事，爸爸？”

“去把仓库里的链子拿出来。”

“好的，爸爸。”

“也把锁拿出来。”

“知道了，爸爸。”

“别忘了钥匙！”

“就在口袋里呢，爸爸。”

我撒谎了，我把钥匙弄丢了。但我没想到这事会穿帮。结果我挨了几耳光，屁股上还被踢了一脚。我怎么能知道，父亲有时候不得不用铁链把那些人锁起来？

“加萨！”

“什么事，爸爸？”

“去拿点水，发给他们喝！”

“好的，爸爸。”

“不要像你上次那样，一个人给一瓶！两个人一瓶，明白吗？”

“可是，爸爸，他们说……”

“什么？”

“他们说，‘我还要！’”

我撒谎了。不错，他们老是说“我还要”，因为他们只会这一句土耳其话，但现在麻烦的不是他们需要喝水，而是我的利润眼瞅着

就要缩水。一般情况下，水都是免费提供的，但我把水拿来卖。当然了，这事我瞒着父亲……毕竟我现在都 10 岁了。

“加萨！”

“什么事，爸爸？”

“听到了吗？是不是有人在叫？”

“没听到，爸爸。”

“肯定是我听错了……”

“肯定是这样……”

我又撒谎了。我当然听到有人在尖叫。但自从我发现我的某个器官不止可以用来撒尿，也才过了不到两天。因此，我唯一的愿望就是赶快把这件事做完，那样我就可以回到我的房间，锁上门不出去了。我们开着的这辆卡车的后车厢里有 22 个成年人和 1 个婴儿。我怎么能知道，一个女人发现她怀里的婴孩死了，便尖叫起来，其他人却在恐慌之下用手捂住她的嘴？就算我知道了，又有什么要紧呢？我对此表示怀疑，毕竟我都 11 岁了。

.....

无从得知人口走私是怎么出现的。

我所做的就是从头到尾汗流浹背，并且尽可能按照父亲的吩咐做事。

运输真的是人口走私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没有运输，其他的都免谈。最关键的是，运输是整个过程中风险最大、最累人的一个环节。到了后面的部分，移民会被关在一个地方，一天工作 18 个小时制作假包，睡在地上，要是他们被别人相中，那就惨了，但

这些和我们所做的比起来，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我们是人口走私产业中的真正劳动者，在最恶劣的环境下工作！首先，我们一直处在压力之下。交付的人，接手的人，中间人：这些人通通都不好惹。哪怕是出了最微不足道的问题，每个人就都吵着要我们负责。时间永远不够用，一切都可能出问题，一开始总是假装不会遇到麻烦，可到头来麻烦会多上好几倍。倒不是说运输有多复杂，而是这毕竟是非法勾当，大家互相不信任，每走一步都得如履薄冰。

我们每个月都会从伊朗边界收到三次货，来自伊拉克或叙利亚的也不少。他们通常坐的都是半挂卡车。当然了，每次的车都不是同一辆。偶尔这些货会被分开，用卡车、小货车或面包车分别运来。一个叫阿鲁兹的人负责组织货从伊朗边界进入土耳其，并安排货物离开。他好像是什么协调执行顾问管理委员会的主席，负责协助人们在国际间不受限制地出入，收费标准都是固定的，其中一部分钱将付给理事会，作为其部队的自由生活费用和战争支出。不受限制地出入所需的固定费用都是人们的血汗钱。拿肾来抵也可以，不然就给现钱。如果你问阿鲁兹，他会说他是库尔德工人党里负责走私的部长之一。但他只负责走私人口，至于毒品、石油、烟草和枪支，都由其他部长负责。

就该是这样：要根据不同的目标物划分不同的责任，在管理上分得清清楚楚。不然的话，一切就会搅在一起，互相影响。有了土耳其共和国文化观光部这个反面教材——这就跟战争和平部这个名字一样极不协调——就没人愿意重复同样的错误了。文化和观光完全是两个相反的方面，一个需要无条件的支持和保护，另一个的目的则是赚钱，这二者竟然都由一个部门来管理，结果文化退化成了

一支已经变干的赠品钢笔，观光则是同一支钢笔上被蹭掉一半的一家五星级酒店的标志。但谁在乎呢？阿鲁兹肯定不关心！商务专家和暴力专家都是一样的，阿鲁兹处理起“观光”生意来，办法完全不同。首先，他只通过电话来打理他的非法旅行社帝国。我是说，他简直是在糟蹋手机。

不过这也只是我的假设而已，因为他每次打电话，声音都像是一头淹死的河马发出来的，瓮声瓮气，我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只好老是说：“我爱死你了，阿鲁兹叔叔！”有时候我心情不好，就喜欢故意惹他生气，我就问：“菲拉特怎么样了？”菲拉特是他的儿子，却不符合他心目中儿子的样子，每次提到菲拉特的名字，他就开始像一头搁浅的鲸鱼那样嘟囔，但一般只是会发出猛犸象一样的动静，而那声音或许是笑声，然后要求我父亲来听电话。他只要一不说话了，我就能推断出他是想找我父亲了。其实，我父亲和他之间是一种爱恨交加的关系。他们有时候一打电话就是好几个小时，我估摸这也是责任所在吧。归根到底，他不可能通过电话就从背后刺对方一刀。要是真出了背后捅刀子这种事，那准是一部分“货物”失踪了，或是看起来像是失踪了。我知道，我父亲有时候不会把他接到的全部移民都偷运出去，而是把其中一些送到伊斯坦布尔。

这些人像奴隶一样被卖到纺织厂或是卖淫窝点。然后，我父亲就会语气大改，前一刻还是个无所不能的法官，后一刻就成了全能的被告，向阿鲁兹诉苦，谎称我们遇到了事故，弄丢了一部分“货物”。毕竟钱都是按人头算的，所以阿鲁兹一定会像头犀牛一样吼上至少半个小时，然后含糊糊地说几句狠话，再把电话挂断，因为他知道，他再也找不到一个更可靠的运输司机了。

事实上，在有些时候，为了防止这种事情发生，他会在每个移民的右脚后跟上文一个数字，还会给他们每个人拍一张照片。要是有人不见了，他就问：“那个人的数字是什么？”他很喜欢拍照片，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父亲说：“把12号找来！”等把12号的袖子卷起来，露出了“去你妈的”几个字，阿鲁兹就像头小象一样哈哈大笑起来。最近，阿鲁兹支持的足球队赢了我父亲喜欢的球队，结果把父亲气坏了。捎来这个消息的是个二十来岁的乌兹别克移民。我不知道为什么，可他也总是笑。他说不定是个疯子。

其实，我觉得他们全都有些疯狂。

这些乌兹别克斯坦人、阿富汗人、土库曼人、马里人、吉尔吉斯人、印尼人、缅甸人、巴基斯坦人、伊朗人、马来西亚人、叙利亚人、亚美尼亚人、阿塞拜疆人、哈萨克人、土耳其人，所有这些人都是疯子……因为只有疯子才能忍受这一切。所谓的“这一切”，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指我们，包括阿鲁兹、我父亲、哈尔曼和多铎尔兄弟（他们是船长，负责把移民运到希腊），还有带枪的人，这些人的数量随着犯罪率的变化时增时减，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四肢不健全的人，我都叫不出他们的名字，这些人在一条上万公里长的路上排成一行，一环接一环地把无数的人送进这个世界……特别是哈尔曼和多铎尔兄弟。他们是我这辈子能遇到的最奇怪的人，我真的很喜欢他们。因为和他们在一起，就好像生活是不存在的。

没有了规则，生活就会慢慢地消失在空气中。

时间，道德，我的父亲，恐惧，统统都消失了。他们粗野得很，会把他们遇到的那么一点点文明变成荒漠，还会从黄沙中变出一面镜子，用口红一样的鲜血在镜子上写下道别的信息。他们都会拉着